

邱华栋
著

骑飞鱼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骑飞鱼的人

邱华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骑飞鱼的人/邱华栋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5867 - 9

I. 骑… II. 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842 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骑飞鱼的人

Qi Fei Yu De Ren

邱华栋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3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5867 - 9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文鳐鱼

- 第一章 我的黑玛丽 (1)
- 第二章 长翅膀的文鳐鱼 (32)
- 第三章 水:大河上下 (62)

第二部 羸鱼

- 第一章 石:城池内外 (86)
- 第二章 骑羸鱼战斗 (108)
- 第三章 长江那金黄色的肚皮 (136)

第三部 鰩鰩鱼

- 第一章 风:天地之间 (162)
- 第二章 到杭州找忠王 (185)
- 第三章 骑着鰩鰩鱼观战 (211)

第四部 鲭鱼

- 第一章 我失去了玛丽和战友 (235)
- 第二章 抢夺戈登的炮艇 (259)
- 第三章 火:玉石俱焚 (286)

- 后 记 (310)

第一部 文蟹鱼

第一章 我的黑玛丽

1. 女人身上的沼泽 ……黎明的时候,在一面山坡上,随着低沉的战鼓声响起,一架抛石机升起来了,它猛地向上一抛,那种巨大的力优美地展现了一条看不见的弧线,使得抛石瓦斗里面的石头被弹了出去。于是,所有的抛石机都开始了攻击。石头在空中划过一道道悠长的弧线,在清晨的白光中,在黎明的风貌里,向前方城墙飞了过去。石头带着尖利的呼啸声飞走了,看上去似乎迅速地由大变小了,狠狠地砸到了前方坚固的城墙上,轰然一声巨响,城墙被石头砸得摇摇欲坠,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附近的墙体就崩塌摧垮了。几个守卫城墙的士兵从城垛口尖叫着掉了下来,立即被攻城的战士给乱刀砍死。这样的战斗场面非常的宏阔:就是在这面山坡上,一字排开,有无数的抛石机在一同作业,起落不定但是频率却又非常的快捷,在猛烈地、宛如痉挛般快活地抖动着,把石头抛射出去,像是要奋力地扔掉某个东西、某个累赘。那巨大的石头像是一块懒洋洋的泥块一样,柔软地被更加有力的抛石机抛出去,然后,城墙的墙体被持续地击中。在几英里长

的战线上,这样的抛石机都在摆动,优美地、残酷地、不停歇地向城池发起了攻击。表面看上去,那十分坚固的城墙被石头不断地砸开了缺口,而云梯也架起来了,攻城的战士们从云梯上、从被石头砸开的城墙的豁口那里蜂拥而上,冷兵器的相互磕碰声响成了一片,血水也染红了兵器和战士的衣襟。山坡上,巨大的伞盖下面,攻击城池的统帅发出了攻城的最后号令,于是,旌旗招展,万箭齐发,在空中像蝗虫群一样扑向了城墙内。战士们排列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开始向被抛石机打得体无完肤的城墙豁口冲了过去,喊杀的声音响彻云霄。士兵们像蚂蚁一样排山倒海地充满了整个大地空间,在城墙上、在城门口和城外的荒野上厮杀。忽然,火焰在城墙上的各个箭楼中燃烧了起来,火苗像无数条毒蛇的舌头在喷吐、在伸展,而一些士兵从里面惊恐地跳了出来,旋即被进攻的战士用长矛刺中了……

我醒了。在迷蒙困顿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我刚才只是做了一个梦。尽管这样的梦境仍旧血肉横飞地残留在我的眼前,但是,随着我的苏醒,那些可怕的场面在迅速地崩溃,在我的思绪中快速溜走,烟消云散了。我做的是一座城池被攻占的梦。当时我奇怪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但是,之后一些年,我就真的看见了这样的情景。

看来一切都是预兆的、有前因后果的,有命运这样的东西在决定着一切我们所无法掌握的事情。比如,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来到了香港?我是一个英国人,叫弗兰克·林德利。现在,离我做那个梦的时间,已经过去快五年了。如今,是1864年夏天,我是在伦敦写这本书。我必须要在我还牢记着在中国的经历的时候,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当然,还包括我怎样遇到了四条飞鱼,四条神奇的中国飞鱼。我骑着这四条飞

鱼,又见到了怎样的情景。

回忆五年前的 1859 年,同样是夏天,但是在香港的 6 月,天气非常炎热,正是在午睡的时候容易做梦的季节。当时,我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港边上的一个客栈的房间里休息。我是十天以前乘坐英国“埃米尔号”邮轮,穿越了无尽的大海,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了几十天,才终于抵达了这个东方海港,这个被蓝天和绿色的浓阴所完全覆盖的透明的晶莹的海港城市的。十天以来,我充分地在这个城市里享受着异国情调所带给我的巨大的好奇心,以及对我的好奇心的满足,和一切新鲜事物向我敞开的那种独特体验的快乐。

透过客栈的窗户和阳台,我可以欣赏到整个港口的风景。自从 1839 年开始,中英之间为了鸦片贸易导致了一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1842 年以后,这个港口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这是中英之间战后所签定的条约决定的。现在,我的目光穿越打开的房间窗户,可以看见在港口的水面上,波光涟漪中,有很多中国木船和来自欧洲的客轮在穿行,使得这个港口变得十分繁忙。在港口的半山腰上,在绿色植物和亚热带树木的掩映当中,有很多漂亮的欧洲风格的别墅建筑,那是这个城市的达官贵人以及英国政府人员的住宅区。英国人一开始在这里建设,就把这个港口叫做维多利亚港了。港口沿着一道海湾蜿蜒地分布着正在建设的英式建筑群。你如果往维多利亚港口南面的山区走,那边还有一个漂亮的赛马场,是欧洲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而紧靠港口的水面,则是迅速出现的多层办公楼,都是欧洲人开办的公司和一些贸易商行的办公地点。总之,在令人浮想联翩的大清国南部地区,我看到还有这样一个处所,一个正在欧化的城市,还是令我非常吃惊

和震动的。生活在这里的感觉很亲切,好像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欧洲一样。

我来到这个地方,部分的原因在于我很喜欢冒险。喜欢征逐世界的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世界上几乎各个有人生存的角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从亚洲到非洲,从大洋洲到南部美洲,到处都有我们英国人冒险的身影在晃动。哈,就是这样,如果非要给我来到中国找一个理由的话,那么我也是一个身体里骚动着一种不安分的血液的男人,我需要在大陆找到我自己喜欢的生活,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而对我即将迎来什么样的生活,当时我还是茫然的。

十天以前,刚刚下了那艘有着五个巨大的烟囱的,一路上冒着浓浓黑烟的“埃米尔号”邮轮,在码头边惶恐地逡巡,我就看见了一些当地的妇女划着小木船,围绕着码头和路过的客轮,在兜售各种海产品和水果:鱼类、虾类和螃蟹,还有芒果、枇杷、菠萝、香蕉、木瓜等。这些当地的中国女人,大都留着很长的头发,头上还戴着一个斗笠。她们的个子大都十分矮小,但是很精明强干,也有着精巧美好的体形,肤色黧黑,眼睛不大,甚至有些倾斜,但是十分的明亮。我仔细地好奇地观察这些女人,发现她们的鼻子和欧洲女人比较起来有些扁平,可是小巧玲珑,惹人喜爱。总之,这些黧黑色皮肤的女人自有一番独特的风韵和景致,她们大胆热情,也从来都不害怕我们这样的“番鬼”,对初来乍到的我也很欢迎,笑容非常亲切。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在她们看来很富有的欧洲人,可以拿出来很多钱,来买她们兜售的那些东西。她们似乎一辈子都生活在水上,在水面上的木船上终老一生。

我很快就熟悉了香港这个海港的环境。安顿下来之后,我经常来到港口散步。很多时候,我都看见有一些年纪很大

的老女人，带着一些漂亮招摇的妓女，上了那些刚刚抵达港口的轮船，向那些压抑的、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女人怀抱的温柔的水手们扑了过去。这样的交易会在水手们很快就口袋空空了。但是，漂泊的男人们也满足了。在长时间的航海中，女人和酒是仅有的可以慰藉他们的灵魂的东西。

有时候，在岸边停靠多天的轮船，本来已经沉寂了很久，但是某几天，却又非常热闹，那是因为上到船上的卖笑女人很多，她们立即使整条船充满了生气。原来，这是水手们发薪水的日子，所以，那些女人就闻风而动，都上到了船上，让水手们在她们身体的温香软玉中瘫软和沉醉，成为她们肉体的短暂的俘虏。风情万种的中国女人们把水手们的钱袋子给掏空了，也把她们思念故乡的心思给勾起来了，最后，把她们的心都揉碎了。还有的水手因为忍受不了思念家乡的阴郁心情，而投海自杀了。

我也曾经忍受不住孤寂，和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在花船上过夜。昏暗的灯光中，那个女人细长的身体像蛇一样缠绕着我，乳房像两个梨子一样洁白地展现，然后被我的手轻轻地握住。她们柔和的、细细的说话声音里，有着可以使你被催眠的缠绵的力量，使你柔软如泥，几乎瘫软。而她们身上还有两个沼泽，一个就是她们的嘴唇，另外一个隐藏在她们的两腿之间。它们都很灼热而有吸食力，使我这样的男人乖乖地被沼泽所吞没。

我此前一直在英国海军任职，下船之后，我就到香港的英国海军驻地司令部报了到，司令部安排我先在一个临时的客栈里住下来，因为很快要派我去上海那边了。我一边等待命令，一边四下周游，同时也在考虑我自己的选择。

此前,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国家,这个十分古老和神奇的国家。她的文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着无比辉煌的历史和丰富独特的文化。但是,最近几十年,在欧洲,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关于它的各种描述都开始变得糟糕了,不再像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对它的充满了赞赏和崇拜的描述,在那些哲学家的描述中,它是一个体制先进、经济发达、生活方式优雅多彩的国家。就是在最近一些年,我在英国的很多报纸上,看到的则完全是观点相反的文章了。这些文章描述这个国家和人民有着荒唐的生活方式,比如有钱的男人可以娶好多老婆。他们相貌怪异,都剃光了前额上的头发,又在脑袋后面留一条十分丑陋的大辫子;女人们则要在幼女时就把脚裹起来,然后使脚在成长的过程中,扭曲变形成不再发育的怪东西,变成小脚,可以被三寸,也就是十厘米那么大的鞋子装进去。这样的小脚据说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国家的男人们古怪的性癖好。此外,男人们吸鸦片烟也越来越普遍,身体越来越糟糕——但是鸦片可是英国政府因为贸易逆差,强行输入中国的。于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的报纸和杂志上,中国人,具体说就是现在的大清国人,都是一些贫穷、愚昧、丑陋的怪物。这样的中国人的形象,在报刊的传播下,现在充斥着欧洲人的一般印象里了。

那么,我刚刚来到了这个国家,我看到了这样愚昧丑陋的男人和女人了吗?的确,我看到了一些衰弱的被鸦片摧毁的男人。但是,更多的女人,尤其是客家女人们没有小脚,人很勤劳。在香港码头上工作的男人们,也大都精明强干。即使一些男人因为吸食鸦片而使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孱弱,账也应该算在英国人的头上。以我第一次看见中国人面貌的感觉来说,我首先看到的是在船上生活的那些勤劳的客家女人,她

们完全依靠在水面的木船上卖东西为生,依靠不断地抵达这里,并且在这里留下了短暂的美好回忆和大把金钱的欧洲人生活。

那些天,我总是喜欢站在客栈的阳台上,看着黄昏时分,夕阳斜下,水面上那金黄色的波涛不断地被女人们划动的木桨所搅动的波纹,倾听那种匀称的声音。这些女人的黑色剪影在黄昏的波涛中显得那样的生动活泼。这些小巧的木船,穿梭在港口的水面上,围绕在那些大船的周围,上面不仅有海产和水果,还有妖娆的身上有着沼泽地的女人,她们像水妖塞壬一样,用动听的声音和柔软的身体打动着我们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男人们的心。

2. 海盗的疯狂 不光有好事情,坏事情也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就在我抵达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那些天,我就亲眼目睹了一次海盗抢劫事件。

当时,我正在维多利亚港边上的一座小山峰的顶端向整个港口俯瞰。傍晚的时光,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在我的眼前,整个香港维多利亚港展现了她十分秀美和开阔的一面,大海在远方温柔地反射着太阳那破碎的橘黄色光芒。后来,我又下山,来到了海边的一个岬角上观看海景。海鸥像白纸的碎片那样,不规则地在风中飞翔。港口十分繁忙,从港口出发和抵达的船只非常多,很多都是运送货物的大帆船。

我就在一阵阵的微风中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忽然,我清晰地听见了距离港口的峡湾不远的海面上,传来了枪声。我立即把注意力集中了起来,我听见枪声十分密集,以我一个海军军官的耳朵,我判断出那似乎是两种枪声,武器不一样,一

定是两种力量正在激烈地对抗。我立即用随身携带的望远镜进行瞭望,我看见,昏暗的光线中,在离开维多利亚港口的一艘英国横式帆布双桅大木船边上,围着几艘小巧的木船,木船上一些人正在围攻大船上的人,枪声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我的一个中国随从告诉我:“快看,林德利先生,那里发生了海盗抢劫的情况!”他急促的声音使我感觉到问题很严重,我立即向那边赶了过去。

我准备赶到海边看个究竟。岸边,守卫港口的警卫队正在登上几艘快艇,前往出事地点察看。他们看见了我,立即阻拦我前进。“我是英国海军军官,让我参加战斗!”我决绝对警卫说。我带着翻译赶紧跑到港口西边的海岬角,在那里,我们乘坐一艘快艇出发了。他们让我跟在他们的快艇后面。发生任何的海上武力对抗事件,都会使我感兴趣,使我激动和好奇。我们迅速地向那艘大船靠近。我拔出了手枪,准备好了可能遇到的坏情况。但是,当我第一个赶到大船跟前时,海盗的围攻已经结束了。实际上,整个劫掠过程持续的时间非常短,人们还来不及实施救援,海盗就撤退了。

我带着翻译立即上了大船,去打探情况。接着,海岸警卫人员也上来了。我们看见船上死伤一片,到处都是血迹和伤员的呻吟声,场面十分混乱。我叫自己的翻译帮助送伤员到警卫人员的快艇上,他们又发信号给在附近经过的“英国女王号”邮轮,请船上最好的大夫过来。

我向船上幸存的人仔细地打听情况。原来,这是一艘准备开往日本的商船,船上有两个货主和十五名水手,另外,还有一个中国领航员。就是这个领航员和海盗暗中勾结,在大船出发之后,就发信号让海盗跟在大船的后面。等到商船驶离了港口,海盗就立即趁着黄昏时光的暧昧和昏暗下手了。

整个劫掠的过程是这样的：海盗们高声喊叫着，发动了群狼战术，蜂拥跳上了商船，而商船上的水手们刚来得及拿起枪，却发现自己的枪支被做了手脚——子弹和火药都被水弄湿了，无法进行有效抵抗。海盗一开始是用燃烧着的火把和火瓶攻击的，目的是为了让船上的一些设施着火，水手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因为海盗和水手们的数量差不多，然后就展开了枪战和白刃战。短暂的混战和交锋之后，大船上的水手们被杀死了十二个——他们的肢体都是残缺的，场面十分恐怖，到处都是断了的胳膊和大腿、手指和臂膀。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完全被海盗的残忍给惊呆了。而剩下的三个水手也受了重伤，一个货主和一个少年水手则躲到了前桅的风帆后面，侥幸地逃脱了死亡。另外一个货主的遭遇就更加传奇了：他跳到了大海里逃生，海盗向他投掷了三支标枪，都没有击中他，相反，这三支标枪成了他在水流中的浮标，他就依靠标枪的浮力，缓慢地向岸边游了过去，最终上岸逃生了。

海盗们是有准备的，而且非常的凶悍，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商船上的局面，把商船上的大量货物，还有压舱的一万元硬币也拿走了。然后，就趁着夜幕，快速离开了。整个经过就是这样的。

海岸警卫人员拉着一些尸体走了，我在等待“英国女王号”派来的医生。这个时候，我忽然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在夜色降临中，在远处的大海之上，有一面风筝正在空中飘荡。风筝上面画着一个巨大的人脸，那张脸上有一双巨大的吓人的眼睛——这样的夜色，是谁，放起来了这面有些古怪和神秘的风筝呢？是不是那些海盗呢？传说，有一个寡妇统治着覆盖整个南海的海盗群落，那么，这面神秘的风筝，是不是那个寡妇领导的海盗，所释放出来的某个信号呢？

我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看见从“英国女王号”邮轮上派过来的小船来了,医生上到了这艘“北极星号”上,开始诊治几个伤员。然后,我指挥另外的两艘前来支援的港口的拖船,把“北极星号”缓缓地拖向了港口。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香港的很多低矮的房子里,就隐藏了不少海盗。白天,这些人很正常,相貌温和,做着正常的生意,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你是绝对分辨不出来谁是强盗的。但是,他们却过着双重的生活。到了夜晚,他们就啸聚在香港港口那些复杂得如同迷宫一样的河道和港湾里,伺机出来抢劫。他们分成了很多帮派,帮派之间有时候还火并,凌晨的时候,打扫马路的人会经常在大街上发现一些晚上被砍死的人的尸体。据说,连一些警察和海员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帮派,暗中策应和勾结。

亲眼看见了这次抢劫事件的发生,使我明白我抵达的世界并不太平,这里的局势比我想像的要复杂。其实,哪里都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欧洲一些地方也一样。不过,我领略了这里刚刚被英国的势力进入,并且被改造的城市里所隐藏的野蛮而黑暗的力量,这是我到达香港不久就感受到的。

又过了几天,我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英国人梅伦。他是一艘商船的船主,生意做得很好,也喜欢各种各样的冒险,几乎和我的性格一样。于是,我们很高兴能够谈到一起。梅伦先生告诉我,他也遇到过一次可怕的海盗洗劫。这一点,我从他的脸上已经看出来了——他长着一张可怕的脸,脸上有一条大约长十厘米的刀疤,从他的左边的脸部,一直倾斜到他的右下巴上。一天,我们在维多利亚港一个靠近水边的英国风情的酒吧喝威士忌,他告诉了我这刀疤的由来:

“你看到了我脸上的这条很长的刀疤了吧?它把我的脸

给毁了。这是几个月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留给我的。你看，我的商船平时往来于香港和上海之间，主要做茶叶、丝绸、香料和粮食的生意。一天，就在这座城市，天色向晚，我在维多利亚街区办完了事情，雇了一艘小船，准备到在港口的深水区停泊的商船上去。这是一艘小木船，一开始加上我和艄公，木船上有四个男人。他们之间似乎不认识，彼此并不说话。但是到了离开岸边的时候，又上来了三个男人。”

“另外三个男人也上了这条小船？那么，他们一共有六个了。”我说，“你当时没有感到危险吗？”

“当然，我感到了一丝紧张。这么多本地男人上了这么一条摆渡的船，我就觉得十分奇怪，觉得有着某种危险正在我的身边酝酿。你看，我就是这样想的，这么多人都聚集在一条船上，他们会不会对我下手抢劫？我一个个地观察和打量他们，发现这些男人都沉默着，表情麻木温和，有的还带着旅行的包裹，看上去的确像是要到某艘船上的乘客一样。他们彼此也不太说话，于是，我稍微打消了一点疑虑。眼看着，木船已经离开了岸边，向港口那灯火微明的昏暗地带而去。可是，忽然，我发现，船老大并没有把木船摇向我的那艘已经可以看见轮廓的大船，而是向别的方向划了过去。”

“这些家伙就这么明目张胆地改变了方向？”

“是的，是这样。我立即意识到我遇到了危险！我正在这么想着，忽然，就感觉到我的脑袋后面有一股风声，有人袭击我了。我迅速向旁边一躲，在船尾的艄公向我砍过来的斧头，就落空了。”他停下来，晃了晃杯子里的褐色酒液，慢慢地品尝这似乎差点就喝不到的琼浆玉液。

“那么，那些男人，是不是都一起动手了？”我紧张地听着，看他怎么说下去。

“对，艄公动手了，但是落空了。我反身就给了他一枪，艄公中枪翻到了水里不见了。前面的那五个男人就全部向我扑了过来。哎呀，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场面非常危险。我立即拣起来砍到了船帮上的那把锋利的斧头，迎面向第一个扑过来的匪徒砍过去。那把斧头砍在了他的脑袋上，他眼珠上翻，可能是惊恐于自己所遭受的反击怎么如此地猛烈——也倒到了水里。接下来，就是短暂的交火，我们快速地互相射击，我的左轮枪发挥了威力，他们挤成了一团和我搏斗，我又打死了两个匪徒，还有一个受伤了，只好跳到水里逃走了。”

“只剩下一个了，梅伦先生，你真勇敢，而且，你的运气也真好！”我赞叹道，一口干掉了我酒杯里的酒。

“可是，剩下的那个匪徒的力气很大，我的子弹没有了，他向我投掷过来一把匕首，刺伤了我的肩膀。我拔掉了匕首，他就扑过来了，我们扭打在了一起。这个家伙，这个家伙非常壮实，我的力气不如他大，于是，我们在船上纠缠着一起倒了下来，不断地互相扭打。后来，我力气不行了，准备跳下水。这个时候，他从后面抱住了我，用胳膊狠命地扼住了我的脖子，要把我活活勒死。我真是不愿意再有这样的情景发生，天哪，当时我感到了强烈的窒息，我的喉咙像着火了一样，我的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我意识到我快要完蛋了，我想——”

“后来呢？后来呢？”当然，我知道，他后来脱险了，要不然，他就不能在这里给我讲这个故事了。但是如何脱险的，还是令我好奇。我又倒了一杯酒。

“后来，是我的妻子救了我。她在大船上，借助朦胧的光线，已经看见了我乘坐的小木船在向大船驶过来。但是，小船半途突然转向，她就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叫了几个水手，一起驾驶一条小木船，向我们这边赶了过来。你说巧不巧，正好，

到了我快要被勒死的时候，我的妻子莱娜达赶到了，放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枪——她一枪就击中了那个力气很大的匪徒的脑袋，他的脑浆噗嗤一声都喷到了我的脸上，恶心死了。他倒了下去，我呢，你知道，就这样得救了。”

梅伦说完，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一起喝威士忌，后来我们又喝红茶，吃英式小点心和布丁，沉默的时候就看着远处的风景。香港正在显示出来那种英国风格的气质与建筑风貌。他那天对我说：“林德利，你是怎么打算的？当海军又有什么意思？我建议你和我一起做生意吧，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到上海去，那里的机会很多，有很多生意可以做，你可以赚大钱。虽然，这个国家现在很混乱，到处都是战争，可是，我们正好可以乘机捞到好处啊。”

“我还没有去过上海。不过，海军准备派遣我去那里，负责防卫上海的侨民安全。你告诉我，中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确实并不清楚中国内地的情况，非常想尽快地了解到这些情况。

“现在太混乱了。几年前，有一股反对满族人统治的汉族基督教力量，在广西省起义了，他们叫做太平军，一路沿着长江杀到了南京。现在，他们就盘踞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叫‘太平天国’的政权，正在四处出击，准备把大清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大清国的政府军正在和他们打仗。”

我听他这么一说，觉得十分新鲜，“竟然有这样的事情？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人建立了一个基督政权——在这个被鞑靼人统治的国家？”

他笑了一下，原谅了我的消息的闭塞和无知，“对，就是这样的。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太平天国’的政权。你的上司准备派你去上海，很可能，是要帮助清军和太平军作战的。我